

走 近 画 家

王 颖 生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畫近

王穎生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王颖生

1963年生于河南沈丘。1983年毕业于河南大学美术系，并任教于该系。1995年考取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1997年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副教授。

作品曾参加第六、七、八、九届全国美展，首届全国体育美展（北京，1995年），全国青年美展（北京，1995年），中国画首届学术邀请展（北京，1998年），个人画展（郑州，1995年），“'99水墨延伸——中国画肖像展”，“深圳——'99工笔画家提名展”，“水墨本色——2001中国画学术邀请展”。《苦咖啡》获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得奖作品奖，《盛装的阿米子》获中央美术学院在校生活作品展二等奖，《事业》获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创作冈松家族基金会银奖，《花季》、《静静的时光》获首届中国画学术邀请展《国画家》奖，《踱步》获北京市建国50周年美展银奖、北京市文艺作品佳作奖、第九届全国美展优秀奖。

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深圳美术馆、中国奥委会、中南海等多家机构和个人收藏并被多种媒体专题介绍。

丛书总编：岳增光 责任编辑：马 超 封面设计：刘庆和 封底篆刻：陈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颖生 / 王颖生绘. —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1.10

(走近画家)

ISBN 7-5305-1661-2

I. 王... II. 王...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②中国画—艺术评论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0942 号

走近画家

王颖生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 150 号

邮编：300050 电话：(022) 23283867

出版人：刘建平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889 × 1194 毫米 1/16 印张：3

ISBN 7-5305-1661-2/J · 1661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经销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50

定价：22.80 元

前言

中国画的发展寄希望于现在的中青年艺术家。他们从20世纪走来,迎着新世纪的朝霞,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与期望。上世纪的社会动荡与激烈变革,以及在此过程中中国画所遇到的挫折,它所受到的洗礼,还有它获得的难得的发展机遇,都给现在的中青年艺术家们以深刻的体验与印象。这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人,他们在先辈们成就的基础上,克服各种困难与阻力,为中国画的革新付出了自己的艰辛。他们选择的创作过程相互有差异,有的偏重传统,走“以古开今”的路;有的偏向于“中西融合”,在融合中寻求创造的新机,同样是借鉴外国艺术经验,有的侧重于西方古典艺术,有的则侧重于现代;但是,他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为创造有时代感的现代中国画而努力。他们都怀着虔诚的心情学习传统,他们更怀着巨大的热忱面向现实生活,注意观察、体验现实中的人与自然。他们在一切外国艺术经验前面,头脑冷静,取分析态度,把认为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吸收过来,为新的创造服务。20世纪末的中国画面貌,正是由这些中青年艺术家们的创作构成的。

综观这些艺术家的创作,有一点使我们得到启发,那就是,凡是能感动人的作品,必然首先是感情真挚的。感情的真,是绘画必具的重要品格。绘画中的感情的真来源于作者对生活、对艺术的真诚感受。来源于作者的素质与修养。其次是对技巧的重视,形成技巧的因素是脑、心、手的统一,绝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绘画技巧仅仅是手工技艺,是没有观念与思想的。其实,即使是纯粹的“手艺”,艺术家们也不应歧视,殊不知要真的掌握一门技艺,也是需要付出毕生精力的。我所以说上面一段话,是因为有人至今还散布鄙视中国画的言论,以为现代艺术崇尚观念,有了观念就有了一切;以为在现代化的社会,用手绘出来的、写出来的中国画已无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其实,中国画是最有人性、最能真切传达人的感情的艺术表达方式。它的观念通过含蓄而有诗意的笔墨语言传达出来,在高科技社会,在重物质的新时代里,它以其丰富的感情内容和特有的精神性,感染和熏陶人的视觉与心灵。它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是毋庸置疑的。

《走近画家》丛书所介绍的中青年画家,都已有自己独立的艺术面貌,有的已在艺坛享有盛名。他们的作品,他们的艺术经历,他们的艺术主张与观念,肯定都是人们,特别是热爱艺术的人们所关心的。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会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



王颖生：取精用弘的实践

工笔和写意这两大中国画流脉都有自己深厚的传统，历史资源取用不尽。所以，今日画家分为两个系统接受传统资源的恩泽，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王颖生却与众不同，他这些年治艺的方式更多是综合的而非单一的，他努力把握工笔绘画精雕细刻的造型手法和写意绘画水墨渲染的表现手段，将它们的融合作为自己致力的目标，由此，他的画有了与众不同的综合面貌。

“综合”的面貌基于对多种绘画因素的“同时性”调动与运用，这只有在拥有较强整体意识的画家那里才能实现。在王颖生的画中，造型是第一位的，他以自己经过学院训练的造型能力严谨地刻画形象的具体状貌，用精微的高古线条塑造人物和景致，线条成为物象生成的基础，也构成作品结构的骨架。与此同时，他注重发挥工笔敷色的效果，同样精细地用色彩塑造物象的体感和质地，使工细的语言成为画面确立的主导语言。在这个基础上，他把水墨渲染作为营造画面空间的手段，用大片的水墨或以色代墨，形成画面松动、丰富的氛围和流畅的气韵。把工笔和水墨的两种优长结合起来并非易事，许多画家也努



与范迪安先生在“水墨本色”画展上

力在这个领域摸索，但由于王颖生有很强的整体意识，能够很好地把握与控制两种方法在画面中的比例关系和轻重缓急。工笔用得精到，水墨也抒发得顺畅，二者的优长相得益彰，相互补益，于是在这种既工又写的综合体格中达到了高度，也使我们看到，传统中泾渭分明的两大体系完全可以在当代意识的观照下汇成新的一脉。

他的画同时兼有具体与抽象、写实与写意两方面的特点。他的造型感觉总是落实在现实生活上，在塑造画中形象之前，他往往在现实中观察、寻找有性格的形象原型，通过写生把具体的形象特点和神情个性吃透，然后取用到作品中去。因此，他的画中人物充满来自生活的真实感，以具体的形貌和性格让人



摄于1997年



1999年参加壁画系教师作品展



梦里荷塘 68cm × 68cm

感到充满生机，所谓形象的个性即来自这种造型的具体性。与此同时，他在作品意境上又是写意的，画中的人物物不是限定在具体的情节和关系上，而是作为精神或生命的符号，实现其存在的价值。同时，画中的形象又是画面构成的有机要素，服从于画作的整体结构、整体气氛、疏密关系、开合节奏这些艺术表现形式，由此传达了一种超越写实的意态，甚至有一种形而上的抽象意味。

从以上这些特点可以看到，王颖生的绘画体现了中国画当代发展的一个重

要特点，即画家的创造力是建立在一个宽阔的艺术知识面上的，在多种形态与形式的交汇点上建构起自己的艺术坐标。如果要列举他的代表作的话，不是他画过的风情小品，也不是他画过的部分以城市人物为题材的作品，而是寄注了他深入研究刻画的主题性作品。可以说，他这些年的摸索集中地体现在两幅大画上，一幅是前些年作为研究生毕业创作的《事业》，另一幅是近年创作直到现在还没有全部完成的《踱步》。这两幅作品都有超常的尺幅，后者尤其使他延



与孙景波先生、陈丹青先生在威海

续几年而不能罢笔。他意欲在“综合”的目标上做大文章的愿望决定了他要营构大幅，用绘画的“长篇”容量来表现丰富的内涵。这两幅大画的主题是既具体又抽象的。作品旨在刻画人，但重点是展开人的精神世界，需要营构有内容的空间，但要在这个空间里突出艺术语言的精神性。这就与其他许多人物画中的主题作品拉开了距离。说到底，王颖生是要把自己的思想空间与超越现实的理想空间联系起来，把对现实中具体事物的描绘与更为宽阔的人文背景联系起来，把自己善于塑造单体形象的优势和造就画面整体意境的向往联系起来。他的这些追求在两幅作品中都得到了较好的落实。画中的人物像小说中先后出场的角色，都有现实原型的写生准备，所以，人物形神毫无概念的造型习气，相反，透露出贴近当代生活的真实感、实在感与生动感。画面的背景即人物角色所处的空间则如历史的片段，跨时空地衬映着人物的活动，形成与人物精神的联系。为了表现出这种超现实的景象，使人物与背景形成进进出出的幻动关系，他多方面地调动了材料性能与技法手段。特别注重运用材料表现肌理和质

地，将材料和技法与表现的趣味有机结合起来，使得材料技法深藏在画作的意境深处，沉着、丰富而不显示表面痕迹。在《踱步》一幅中，这些长处得到了更为有进展的发挥。同样是绢本，他充分地运用了这种材料能够精勾细描、多层敷染的质地特性，使工细的造型语言得以淋漓尽致的抒发。另一方面，他又努力防止绢本质地的工笔造型容易造成的僵滞呆板，在墨色渲染上做足了文章，使大幅画面呈现出透气与生动的效果。

《踱步》堪称当代中国画创作中的大画，显示了王颖生饱满旺盛的艺术创造力。画面上的丰富的内容被有机地控制在起伏的节奏中，围绕着主体人物自然地展开。沉稳的色调铺染了画面空间，好像古典油画一样，有一股浓郁的色泽。在这个画调中呈现丰富细微的冷暖变化，使作品特别地具有一种精练、高级的品质，超越了一般工笔画作品的格调。从这片浑厚的气韵深处浮现出来的形象，犹如披染了精神的光彩，闪烁着触动视觉神经和心理神经的亮点。他在画中选用的代表着中西艺术传统的形象符号也十分丰富，并且在他统一而富有变化的笔法与造型中和谐相处，犹如



《踱步》创作稿之一



《踱步》创作稿之二



与导师胡勃先生合影



在山东做工程监理工



与于艳灵、女儿和恩师杨刚、董正贺夫妇于美术馆

出自天然。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出，王颖生之所以选择了“踱步”这样一个带有精神活动意味的主题，是因为这个主题拥有大的容量，对应了他在自己的艺术坐标上朝深度走去追求。他用当代人物走进艺术历史长廊的构思使得作品拉开宽阔、深邃的视觉空间，既能表现人物（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艺术家）的当代形貌，又能刻画人物精神活动的世界，实与虚、面与点两方面都得到了展示，固定的空间和流动的时间又得到了表现。“踱步”这个主题尤其暗示了一种时间性，使得这幅画总是处在未完成的状态。这幅画已经画出了好几个片段，但王颖生还将继续画下去，这个主题的精神容量和指向使得他将继续“踱步”，更多地采集各种艺术精华，酿造自己的深度风格。当代画坛需要的也正是充分体现了画家深度学养、才情与能力的有经典意味的大画。

艺术访谈

生长环境与文化环境

张鹏 追溯一个艺术家的创作风格艺术特色，在其形成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因素不知有多少，譬如先天的遗传、后天的环境遭遇，以及读过的书籍、所特别崇拜的大师，等等。而且所有这些因素，还常常互相纠缠牵扯，变化迭出，并且合力演变，最后形成艺术家不需目视手触便可感知的内在心象，并在其以后的作品中留下某些印记，成为艺术家创作的一种特色、一种个人风格。所以，谈一个艺术家创作风格的形成过程，比叙述一个人的成长道路，不知更要难上多少倍。但这却是下一代最喜欢琢磨与研究的事情，而作为美术史的研究来看，这恰恰是真正形成一个人、一个时代风格的关键所在。你的经历让我特别感兴趣，从周口师专、河南大学到中央美术学院的学习与任教，从生存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从学生到教师的双重身份的转换，它们是怎么影响你的呢？

王颖生：我看过不少同道撰文谈艺，说自己多是幼嗜丹青，对绘画长期心醉神迷，历经甘苦终有所成，便心生惭愧。我七岁始，经年累月耽于此道，多因父亲所致。



三英战吕布 1985年

走近画家 ● 王颖生



1992年为女儿画的写生



与导师胡勃和陈谋老师及工笔画室同学合影



与孙景波先生、汤光运先生合影



与同事赴油田考察



与武艺带学生在黄河写生



与曹力老师全家带学生外出郊游

父亲50年代毕业于郑州艺术学院，是豫东地区为数不多的专业美术教师。在惟成份论的年代里，对出身不好的父亲来说让我学画是希望让我有一技之长，将来好有安身立命之本。早期的学画经历于我来说是正规的，也是枯燥的。如时下儿童学钢琴，百般地不愿意被父母赶上琴凳。记忆中八九岁我便常立于街头画速写，路人围观让自小内向的我羞愧无措。作业不完成是不能回家的。这样持续三两年后便能旁若无人，勾画自如了。

时至今日，我画速写稍多，便露出熟相，许多人熟后生巧，巧后生拙成大手笔。而我只会一味画得烂熟，终不成气候。此事怪不得父亲，只怕是自己悟性不高，真可谓修炼在人，得道在天了。

以兴趣论，我当时志在文学、体育。终日画画、练书法让我不知对自由欢乐的同龄人生出多少羡慕。见缝插针地找人拜师学艺，尤精于摔跤。十三四岁于当地小有名气，与成人交手无不胜出。

中学辍学一年入剧团做美工，1977年返校读高中，16岁考入河南大学美术系，毕业后才发现自己除绘画之外别无所长了。

大学毕业后任教职，先后任教于周口师专、河南大学、中央美院。执教近二十年，我对教师职业的看重一如既往，教书育人，授业解惑，它使你不觉中提高自己，完善自己。面对敏锐多思的学生你没法停下。画画本身是项非常个体的劳动，因执教鞭使你有了强烈的责任心和与别人之间无法割舍的联系，教育使人变得高尚或向往高尚。因为当今世界的各种行业中希望别人比自己好的除教师外是不多见的。

张鹏：你在河南生活了20年，古都的文化底蕴应该给你很深刻的一种积累，这是一种深厚的积淀。我想这应该是许多生活在其他地区，甚至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所可望而不可及的。

王颖生：是的，河南地方的文化氛围对我影响很大，特殊的地理位置，无处不在的文化传统、文化古迹和悄然成风的收藏与观摩，有点像古代的文人雅集，各种形式的学习机会熏染你，虽然可能物质文化还尚欠发达，但是相对于一些发达的地方，它的文化积淀还是领先的。我现在常常外出考察或带学生外出艺术实践，溯黄河而上对传统进行朝拜式的探索和追问，西出荥阳，地貌迥



2001年带学生在山东荣成写生在海上

异，让人仿佛回到了三国、魏晋，文化脉络非常清晰。

张鹏：到北京以后你有些什么变化呢？北京作为一个文化古都，尤其是明清两朝以来，各地名家云集，高手相会，一方面它的学术空气与频繁的展事为艺术家创造了许多机遇，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竞争的战场。

王颖生：30岁后到北京，生存变得从未有的严峻，为生计也曾以画易米，但所有的艰辛比之自己眼界大开并有机会向高手问道便不成艰辛了。身边的教师朋友多是艺业惊人，我资质平平，但见贤思齐之心尚有，常常化作巨大的动力，所以我还是庆幸能置身在北京这种文化环境里。

有关学院派的认定

张鹏：艺术史学者与批评家认为你属为那种典型的“学院派”画家，我也

深以为是。因为“学院派”画家不只需要才气与艺术感觉，更需要丰富的常识与公正的评判，一方面需要良好的学术训练，一方面又要保持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现在很多年轻的艺术家的都不大喜欢“学院派”这个词，或者不愿意隶属学院派，而更愿意成为先锋和前卫。你呢，你怎么看？

王颖生：我以为“学院派”对我来说可能作为身份和职业的界定更准确。“学院派”对前卫和有反叛精神的艺术先锋们意味着保守、教条，是因循守旧的替代词，但“学院派”的教育确实给了我许多以往没有的东西。我前面提到自己资质平常，很多知识是通过后来的学习得到的，这个学习的过程是学院式的。我见过不少素人画家，有着与生俱来的先天素质，信手涂抹皆成文章。而我更钟爱经典的、长久的艺术，不喜欢



我们的世界 198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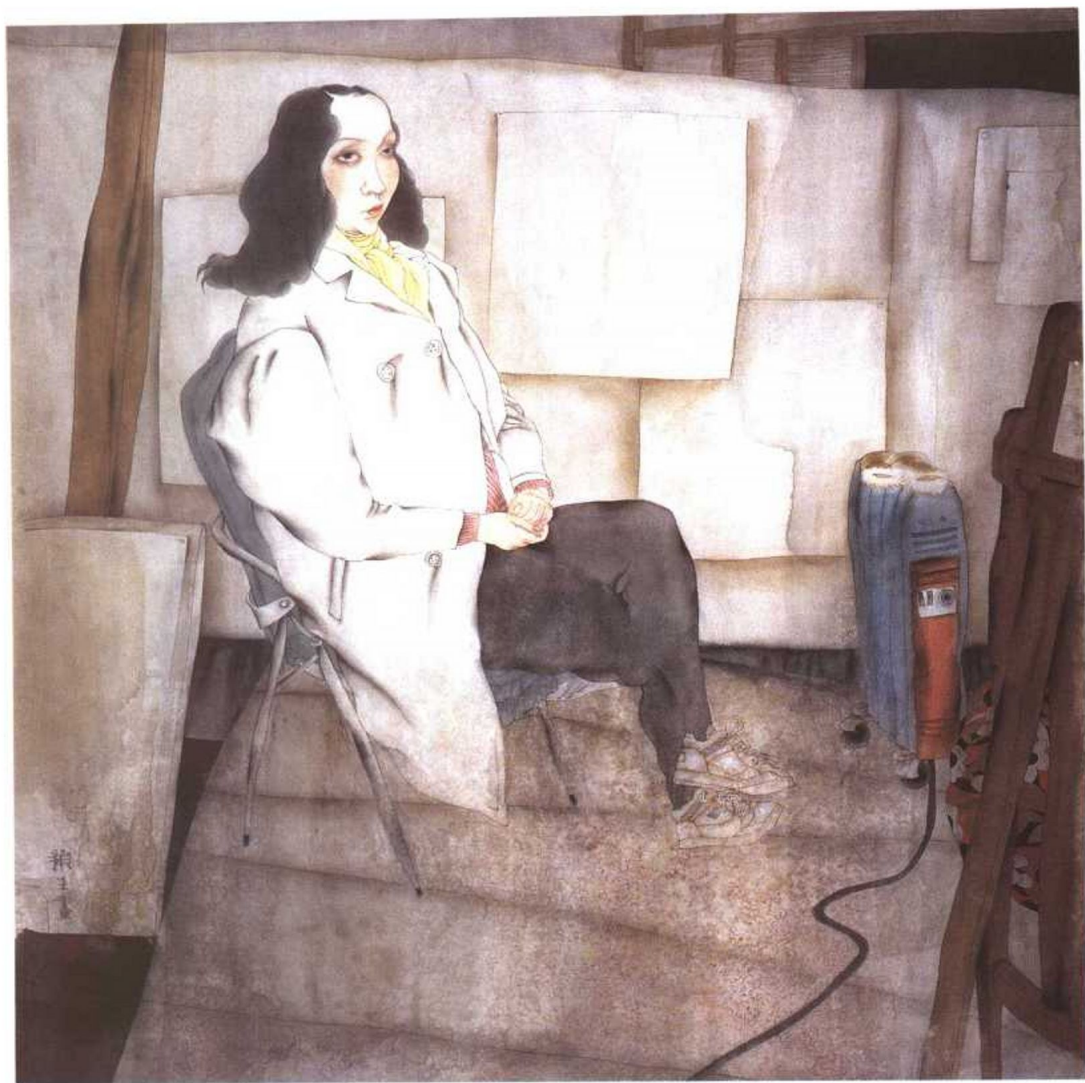
一闪即逝的。美院的学习强化了我的能力，尤其是那些最基本的造型能力和最基本的练习。

张鹏：确实，造型是一切视觉艺术的根本要素，而对于水墨画的意义则更为重要。

王颖生：造型对现代水墨风格的确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衡量现代水墨画家原创力的主要尺度，造型的突破意义深刻。一幅好的作品打动人的首先是造型，其次是笔墨，要创新和有个性最不能缺少的是造型上的突破。

时空的置换与流动

张鹏：看你的画让我常常想到孔夫子的那句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你的画取一种观照式的、流水般的风格。因为是观照，所以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之间就存在着自然的等距游离，就会给人一种理智清明的感觉。画面的整体叙事不取戏剧性的中心结构，而取平面分散的流逝形式：不取框形的图画镜头，而取平易近人的流动画面；不取明快夺目的色彩，而取澹泊宁静的色调。这是你的特别安排呢，还是你作为艺术家的一种特别的气质呢？



1990 年作

王颖生：这种风格的创作有一个过程。最早我是选取大场面大密度的饱和型和构图，后来逐步向题材和观察上近距离过渡。为什么画的都是不真实的空间呢，也就是你所说的流动的空间，因为我觉得人常常静观人生，尤其是在博物馆里，在一个人冥想时，在创作的间歇里，包括这次西部考察的过程中，时空的流动是不死的，是宽阔无边的。另外在进行人物画创作时，我希望能够通过打乱的现实时空构建自己的精神时空，以平面的构成观念处理纵深空间，更侧重精神方面、心理方面，而不是形态方面。

传统的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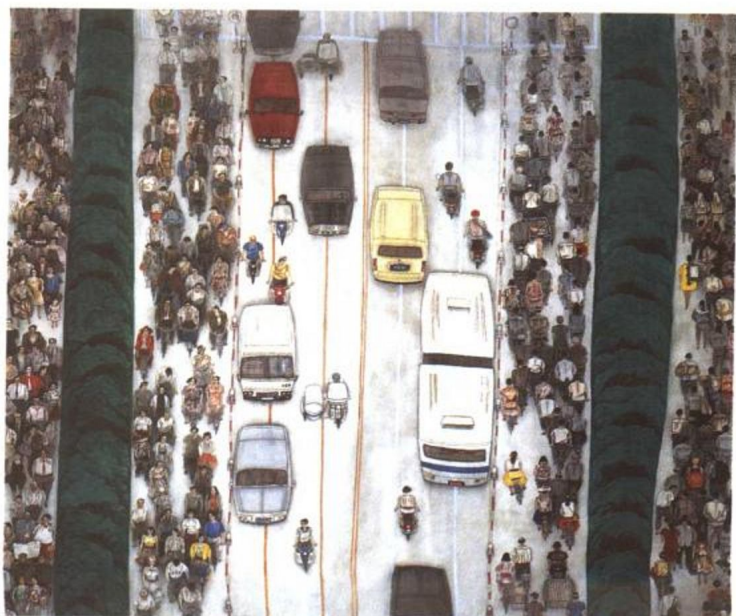
张鹏：现在为画家分类好像挺流行，这两年又出现60年代出生、70年代出生等等分类法。

王颖生：60年代出生一代人处在传统和西方文化交会碰撞的时代。对于传统，我们这代人比不上老一辈人学贯中西，而面对下一代我们又缺乏对新鲜事物的极度敏感与追逐。处在一个夹缝里。

张鹏：所以常常有人开玩笑60年代出生的人好比计算机中的386。一方面对于传统来说需要补课，一方面对于西方文化来说需要选择。那么您怎么看待呢？



周末 82cm × 82cm 绢本 1990年



潮 1989年作 此画参加第七届全国美展

王颖生：美院教学传统的比例更大，我认为只有清楚了传统是什么才能更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比如说对毛笔材质的掌握我们都比不上古人。也许现代画家造型能力强了，但笔墨却先天不足。当下中国画创作多是依赖造型，靠造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笔墨上的不足。但传统的大课还要补，传统绘画把笔墨单独提到一个高度来讨论，似乎“笔墨”是一种凌驾于画面之外的东西，这在其它绘画领域是少见的，也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沉淀保留的“精粹”



所在，所以没有“笔墨”和“笔墨”不足是不行的，因为没有它便超出了传统绘画的游戏规则，只能另论了。所以教学中传统文化的视线不能太窄，厚积才能薄发，正如金字塔的地基。

张鹏：对于20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传统”更是声名狼籍。“旧与新”、“古与今”、“常与变”之争，总以前者的惨败告终。“反传统”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学术中最大的“传统”，这一价值取向对艺术的发展极为不利。一方面是难得平心体会古人创作的艰难，另一方面是过分褒“变”而贬“常”。

王颖生：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东西方的绘画，西方画手虽然也有一些以线造型的，但却没有过像中国画这样始终把线条作为绘画的主要表现手段，而且历时几千年，我想溯根求源这同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有关，一个民族的哲学能影响它的宗教、信仰、道德、观念，也能影响它的文化的发展。

张鹏：所以，今天当我们在面对大量的西方文论与西方艺术时，要做出个人的选择其实并不轻松，因为“选择”必须付出代价，不一定与“成功”结伴而行。记得韦恩·布斯说过，后人比起前



战兀术 82cm × 82cm 绢本、工笔 1991年



八大锤 82cm × 82cm 绢本、工笔 1991年



去天津拜访何家英先生

人来，其优越之处仅在于“他们拥有一个更大的针线筐，有式样更多的线可用”；至于能否找到最合适的“针线”，制出超越前人的锦绣之衣，全凭个人才气和机遇。西方文化的涌入，只是为中国学界提供了比以前“更大的针线筐”，使得选择的余地更大一点，如此而已。现代人很容易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动不动就嘲讽、指斥前人的研究成果；其实，“更大的针线筐”只是为超越前人提供一种可能性，并不能保证马到成功。

王颖生：孔子的那句“逝者如斯夫”的话既是对宇宙天地万物的认识，又是对人生的感悟。中国哲学肯定了人的



与马国强先生在密云黑龙潭

力量，也就肯定了生命的价值。而生命在中国哲学气论中又认为是“气”之聚成。所以气使生命鲜活于绘画，使笔下线条有了灵性，有如注入了生命。所以“六法”第一条就是气韵生动，而没有气，“线”也就没有了生命力。

张鹏：其实任何一种时尚理论，从基本定型到能够在艺术史研究中实际运用，须经过一系列并不轻松的转化与变形、缓冲与调适。如果说古代中国学者的最大问题是“进去了”，但“出不来”，20世纪中国学者的困惑则很可能是“进不去”，或根本没想“进去”。

王颖生：古人眼前有太多的净土，即以能安贫乐道，潜心艺事，固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我们面临的世界过于纷杂，有太多的诱惑，容易让人心浮气躁，加之西方文化观念的冲击，做到“进去”已非易事。

张鹏：中国与世界接轨是当今的热门话题，你对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与交融持什么观点。

王颖生：东西方文化是两辆反向行驶的列车。我记得，黄宾虹老人在其论画录中不止一处提到“欧风东渐，心理